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二辑

# 阿 拉 善 风 云



阿拉善

巴尔木德·乌兰夫 / 著      朵日娜 / 译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二辑



巴尔木德·乌兰夫 / 著  
朵日娜 / 译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拉善风云/巴尔木德·乌兰夫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10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7-5063-7658-7

I. ①阿… II. ①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0580 号

## 阿拉善风云

---

作 者: 巴尔木德·乌兰夫

译 者: 朵日娜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20.5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58-7

定 价: 37.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任：乌兰

副主任：周纯杰 葛笑政 王金喜 巴特尔 张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筹：陈晓帆 丛龙瑞

##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已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 阿拉善风云



1931年，杭盖戈壁上的丘陵山脉在金秋的晕染下一片黄灿，背阴处的灌木丛依然驳杂着些许的绿色。

耸立在阿拉善和硕特、巴拉丹扎萨克、乌拉特宫三旗交界处的三座敖包，犹如海上帆船的三支桅杆，又好像立在大地上的三座尖塔，在岚气中格外显眼。三座敖包虽然处在微微凸起的山丘上，但在茫茫无际的辽阔草原，从远处望去依然威风凛凛。这三座敖包曾是三旗交界的标志，这十几年已变成中蒙两国的界标。野生黄羊无视世道的变迁，安闲地啃食着秋草，自由地散落在草原上。

从敖包山西麓缓缓往南挪动的驼队犹如移动的山峦，从岚气中渐渐显现。这支驼队由十二头骆驼组成，四头驮着人，其余的八头载着沉重的货物。安闲吃草的黄羊和羚羊抬起头，竖起耳朵，远远地望着步调整齐的驼队。这片荒凉的大地上，别说驼队，连路人也鲜有经过，是十足的野生黄羊栖息地，它们感到惊奇倒也不足为怪。

一个鼻翼两侧布满晒斑、皮肉结实的四十来岁的女人侧骑着打头的骆驼，穿着绣有花纹的翘尖鞣革靴子的双脚稳稳地踩着铜马镫。她脚上的这双靴子，喀尔喀<sup>①</sup>人称作“劳沁”，额鲁特<sup>②</sup>人叫作“额登”，仅凭这双靴子，人们一眼就能认出她是喀尔喀人。她身穿一件略显肥大、已经褪了色的天蓝色长袖蒙古袍，腰间系着粉绸带子，用一条蓝

① 喀尔喀：蒙古族之一部，主要在蒙古国。

② 额鲁特：蒙古族之一部。



头巾包住头发，或许是为避免强烈阳光的直射，她在蓝头巾外又绕着额头箍了条白头巾。她像猎人似的，一会儿眯缝起双眼查看着周围，一会儿又像闻到母驼气味儿的驼羔一样睁大黝黑的双眼，警觉地观望着远处缥缈的岚气，那眼神仿佛要穿透岚气看个究竟。虽然除了岚气和黄羊没有其他新鲜东西，但身为向导的她依旧细心观察着极目所见的一切。身下，阿拉善制的栽绒鞍鞯被搭在马鞍上的褡裢挡住了一小部分，褡裢上绣着嘴衔灵芝的雌雄双鹿，活泼可爱。

为了生计，她从小就跟随父亲去过很多次阿拉善衙门，从乌兰巴托通往阿拉善衙门的東西两路她都熟悉。她这次受友党委托，从乌兰巴托秘密护送三位同志去阿拉善衙门所在的定远营城，这也是她今年第三次踏上同样的旅途。这位频频回头查看驼队的女人名叫巴达玛。她望着没有驼铃的驼队悄无声息地慢慢移动，不由得怀念起拴着驼铃赶路的日子，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如果有驼铃的丁当声就不用费心回头看了。”

她身后的男人高个儿宽肩，前倾着身子骑着一峰长着沙曼驼峰<sup>①</sup>的棕色骆驼，上半身随着骆驼的步伐前后摆动。他稀稀落落的黄铜色胡须下面，是因干燥而龟裂的厚嘴唇，他显得疲惫不堪，但他红彤彤的四方脸上，却依旧洋溢着难掩的喜悦。在这片安详宁静的草原上虽然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但他那陷在深眼窝里的黄眼珠依旧敏锐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让人不由得猜想到他是个仔细谨慎的人。只有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生活战斗过的人，才会历练成这样的谨慎性格，更何况他已经练就即使睡觉也不轻易闭上双眼的本领。以后也许还会走这条路。他在心里仔细记录着每一处地标，连一丛蒿草都不放过。从外表上看，他像是俄罗斯人，其实他是布里亚特<sup>②</sup>人，名叫奥希洛夫，应第三国际的派遣来中国工作已有十多年。从他那警惕的眼神上就能看出，他头一次顺这条线路南行。生长在布里亚特草原上的奥希洛夫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期间，听过导师列宁的演讲后受到启发，加入了革命

① 沙曼驼峰：驼峰前倾。

② 布里亚特：蒙古族之一部，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在蒙古国和中国东北也有布里亚特人。

队伍。北伐战争时，他应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指派，协助李大钊创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亲手起草了本党的纲领等重要文件，为内蒙古地区的党建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与尊重，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反动派也盯上了他。为了解放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苦受难的中国各民族兄弟，为了推翻暴政，他不惧个人安危，将困难与危险置之度外，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利用智慧，巧妙地开展工作，进行斗争。他利用酷似俄罗斯人的长相为优势，以外国人的身份做掩护，在东北、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地区积极开展地下工作。他不仅精通俄语和蒙语，汉语也说得非常流利，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根据不同情况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语言，人们很难猜出他到底是什么民族。

为安全起见，他们选择了敌人防守较薄弱的捷径——通过阿拉善衙门所在的定远营城再到银川后辗转到东胜，并在约定时间内，与从东西两路提前出发的王若飞与潘恩博会合。如今他们的驼队正在顺利通过中蒙两国边界，头一天晚上他们已与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别工作委员会取得了联系，成功发出了明天到达中国境内的通知。

从这里再往南走十几天就将到达阿拉善衙门。我党已经派出秘密联络员在那里等候他们。他们到达之后，将与联络员秘密携手，建立阿拉善旗的第一个党支部，开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北伐战争时，苏联支援我党的大量军需物资就是通过这条便捷线路，源源不断地送到战争前线。共产党的一部分知名人士，也是穿越了阿拉善的茫茫戈壁与漫漫沙海转战到前线的。因此，保证这条通往苏联和蒙古国的红色通道的安全非常重要，而先提条件就是抓紧时间加强党建工作。

奥希洛夫骑在摇篮般的驼背上，随意甩动着手里的皮鞭，转身问身后的小伙子：“你知道这三座敖包是什么时候建的吗？”

“应该是初建阿拉善特别旗和额济纳旗时立的两旗界标。外蒙古五十七旗和内蒙古四十九旗里不包括这两个旗。”细高个儿的小伙子轻轻抽了一下骆驼，眯缝着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的眼睛。这个性格温和的小伙子名叫图门巴雅尔，是鄂尔多斯人，以翻译官的身份跟随奥希洛夫工作多年，他曾以警卫和秘书的身份与奥希洛夫一同去过莫斯科。

骑在第四峰骆驼上的人身材矮小，乍一看像南方人，他的双眉似乎要连在一起了，浓眉下的一对眼珠骨碌碌地不停转动。这一位模样活泼的小伙子，随着骆驼的步伐打着节拍，嘴里哼唱着听不清歌词的歌曲。他叫额日顿毕力格，受我党派遣去莫斯科学成归来，这次专门担任发秘密电报工作。他昨天安装调试好新买来的无线电台，跟东胜方面取得了联系，高兴得一整天都在驼背上哼唱着家乡的歌谣。跟在后面的骆驼驮着箱子、柜子、帐篷、铁锅等物品。这些物品中，用线穿在一起的两对苏联铜制水别子<sup>①</sup>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夺目。

再远的路也有抵达之时。骆驼们好像也知道这个道理，不紧不慢地迈着整齐的步伐。七只黄羊仿佛忘记了天生容易受惊的本性，瞪着乌黑的眼睛，不屑于驼队依旧低头吃草。额日顿毕力格以手为枪“哐哐，哐哐”地吓唬它们时，受到惊吓的黄羊们才撅起黑色的尾巴，惊恐万分地望着他们，准备逃跑。不曾被两条腿的人类伤害过的戈壁黄羊竟是如此温良可爱。这支驼队穿越几百里戈壁一路走来，与他们为伴的除了黄羊群就是翱翔在蓝天上的老鹰了。

草原上的岚气犹如波浪翻滚的海水连接在天际，这模糊不定的景象对赶了一天路的人来说，更增添了几许视觉疲劳。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户人家，蒙古包和院落清晰可见。

额日顿毕力格大声叫喊着：“前方有人家。”他为了炫耀自己最先发现的，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不是。”巴达玛毫不留情地浇灭了大家的希望。越往前走蒙古包和院落就变得越小。走了半天的路程，他们看见了一堆野驴的干粪蛋散落在眼前。

“你不进人家屋里坐一坐？”巴达玛从驼背上转过身，揶揄着额日顿毕力格。额日顿毕力格挠着后脑勺，瞅着驴粪蛋无奈地苦笑了。

太阳偏西，驼队翻过了亚巴根山，在山脚下的阿仁贡奈井附近扎营。在荒凉的戈壁上，方圆几百里地只有这一口井。没有人知道是谁在何时挖了这口井，但这口井却为南来北往的过路人提供了珍贵的水

---

① 水别子：阿拉善方言，蒙语叫宝日壁，扁桶状的盛水器皿。

源。人们在这里喝足了水，饮饱了牲口，再灌满瓶瓶罐罐继续赶路，穿越茫茫戈壁。

一顶青色帐篷立在戈壁，四人坐在帐篷里喝着刚刚熬好的醇香的浓砖茶。其实在野外喝茶最醇香了。巴达玛从家里出来时什么食物都没来得及带，她从省里匆忙赶往乌兰巴托的路上，为给丈夫带点吃的，从路过的人家要了些奶酪和奶皮子。现在他们几个喝茶享用的就是这要来的奶酪和奶皮子。每当喝茶，巴达玛就心生愧疚，好像在分吃丈夫的食物。当时，她接到领导“派你去乌兰巴托执行任务”的通知后，没等放牧的儿子和女儿回来，给老母亲撂下一句“我去一趟省里”就跟着发通知的人一同出来了。当时，她心想，今年已经过边界线执行了两趟任务，这次去乌兰巴托执行任务，肯定能见到两年多没见面的丈夫。儿子现在长得越来越像你，已是手握套马杆的健壮小伙子了。咱家的马群就像滚在地上的冰雹，越滚越多已超过七十多匹。明年夏天准备擀毡，立个新蒙古包。她想把家里的情况，统统告诉给丈夫。虽然见丈夫的心情迫切，但总不能空着手去吧。她就从路过的人家要了些吃的，可是到了乌兰巴托之后，还是没见到日夜思念的丈夫。接待她的秃顶长官告诉她说：“你丈夫带兵执行任务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祝福你们早日相见。你不用再从别处打听他的消息了。”巴达玛想见丈夫的一腔热情就这样被浇灭了，当时她六神无主地呆坐了半天。

长路漫漫的跋涉中，在摇篮般的驼背上摇晃着行走，虽说很惬意，但巴达玛的心一刻都没有闲着。回家的时候，给额吉买一块做蒙古袍的缎子，她肯定会埋怨我说买了没用的东西浪费了钱，可是我可怜的额吉啊，你连一件绸缎蒙古袍都没穿过。这次我就买块杭州产的堪布缎子，给你好好做件蒙古袍。给儿子和女儿各买一个景泰蓝的马鞍子。别说骑马了，就是骑驴鞮上鞍子也好看啊。彻贝格的女儿最近见我总是害羞，话也少了，她跟我女儿从小玩到大，不会是喜欢上我儿子了吧。要是那样的话可就太好了。那姑娘长得好看人又勤劳，儿子真要把她娶回家里，我可真是烧高香了。我那傻小子啊，有那福分吗？给做儿媳妇的人应该买啥颜色的缎子好呢？儿子给我说了两次要

立新蒙古包，也许他俩早就心心相印了。唉，从家里出来时连半个铜子儿都没带，拿什么去买那么好的东西呢，只能瞎想一圈空手回去呗。她不知如何实现这如意想法而沮丧地低下了头。突然，她的脑海里闪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顿时心里敞亮起来。卖两头骆驼不就都解决了吗？回去时也不驮货物，卖两三头骆驼换上需要的物品，回家用自家的骆驼顶上不就行了吗？哪怕多顶两头也行啊。挨领导批评是肯定的，但如数顶上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等我回家时，老头也该到家了。听说东边的边界线局势还不明朗，但愿我家老头不会有事。苍天啊，保佑他吧。不，保佑所有参战的官兵吧。我相信，总有一天战火将会被彻底浇灭，当他们凯旋时，幸福的阳光会永远照耀在家乡的每寸土地上。

“让骆驼们也饱餐一宿吧，咱们今天就在这儿过夜了。”奥希洛夫擦着汗说。

“骆驼这动物既适合长途跋涉，又对主人忠诚。它们长着‘啃八口草能解馋，啃八十口草就填饱肚子’的蜂巢胃，饱餐一顿七十二天不吃不喝都没问题。你看它们早都吃饱了，正在惬意地打滚呢。”巴达玛坐在帐篷门口瞅着外面说。

奥希洛夫微笑着迎合道：“真是有缘于杭盖草原的最佳骑乘啊。”

“如果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片富饶辽阔的杭盖草原上，该有多美好！”额日顿毕力格眨巴着眼睛说。

“如今这片宁静的家园虽然还没有剥削与压迫，但是你一旦来到这里生活，压迫与剥削就像长身上的疥疮一样紧随而来。只有将万恶的暴政连根拔除，人们才能挣断压迫的绳索，昂起头颅当家做主，成为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奥希洛夫边说边信心十足地挨个瞅着同志们。

戈壁的秋夜寂静，寂静得连发丝掉落的声音似乎都听得见。骆驼们被拴在红沙上反刍着，偶尔放出的一两声响屁，像发令枪似的格外悦耳。明天的天气依然晴朗。巴达玛在心里嘀咕着。

“巴达玛姐给我们唱一首歌吧。再往南走，想唱也唱不成了，只能哼哼。”额日顿毕力格的提议受到了奥希洛夫和图门巴雅尔的支持，他们三个同时把目光转向了巴达玛。这几位同志早已习惯了旅途生

活，开始扎营时，还想利用过夜的时间好好休息休息，可现在倒因休息而觉得无聊了。原来人这个动物，跟水里的鱼儿一样闲不住。巴达玛似乎正在等待着大家的提议，她清了清嗓子，开始唱歌：

青灰马哟  
顺着马鞍淌着汗，  
苍老的额吉哟  
顺着衣襟流着泪……

嘹亮的歌声拨动了三个男人忧伤的心弦，三个人一动不动地倾听着悠扬的歌声，沉重的思想闸门仿佛瞬间在歌声中打开。

谁没有母亲，又有谁听了思念母亲的歌声不感动忧伤。想念留在家乡的七旬老额吉了？想念没来得及告别的一双儿女了？巴达玛的黑眼睛里也涌满了泪水，但是她的内心充满自豪。因为，她心爱的丈夫为了保卫祖国母亲，正在边界上执行着重要任务。

奥希洛夫的心绪随着飘荡在寂静草原上的歌声，回到了遥远的从前。如果说童年往事是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么心爱的恋人则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奥希洛夫在辽阔的布里亚特草原度过了童年，父母双亲还健在时，他就赴莫斯科求学，后来再没回过故乡热土。他到了莫斯科，听了导师列宁的演讲深受启发，并在党旗下宣誓，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他在忙碌的工作中，没有闲暇考虑个人问题，可是青梅竹马的牧区姑娘巴达玛耶夫随后从布里亚特草原来到莫斯科，找到了昔日的恋人奥希洛夫。他俩在莫斯科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但是还没度完蜜月，奥希洛夫就让妻子独自一人回到了家乡布里亚特，自己来到了中国。三年后，他曾与妻子在东北地区的某个边境城市小聚过十来天，从那以后夫妻二人就再没有见过面。

在百灵庙<sup>①</sup>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一个叫娜波琪的蒙古族姑娘受组织委派，专门协助奥希洛夫的工作。后来在开鲁、林西等蒙古族旗县训练人民军的过程中，娜波琪姑娘向奥希洛

<sup>①</sup> 百灵庙：今包头市达茂旗。

夫表白了对他的爱慕之情。奥希洛夫对感情的态度一如对革命般忠诚，他婉言拒绝了姑娘的感情。当时冯玉祥的部队在南口战役中失败，退到了京包线附近。娜波琪姑娘随部队撤到察哈尔草原做防御，奥希洛夫则跟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委辗转到包头，后撤到宁夏。半年后，娜波琪姑娘被敌人抓捕，她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最终英勇就义。奥希洛夫听到这个消息后，为亲密战友的牺牲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奥希洛夫这次去莫斯科，才从妻子寄来的信中得知，他们的儿子已经六岁了。他一路上都在悄悄琢磨着儿子的长相。小家伙长得究竟像谁？他的眼睛是遗传了母亲的黑眼珠，还是继承了我的黄眼睛？他心里的这一秘密三个同伴并没有察觉。

激起心灵涟漪的歌声虽然早已消失，但几个人依旧沉浸在各自的思绪里，不声不响地呆坐着。

“我的朋友，来一段京剧吧？”额日顿毕力格瞅着图门巴雅尔做出鼓掌状，打破了凝重的气氛。奥希洛夫仿佛也从梦中苏醒了，他鼓掌应和道：“大家热烈欢迎吧！”

图门巴雅尔像初次登上了万人面前的大舞台似的，脸红到了脖子根，紧张地摆了摆手。

“你在驼背上整天哼唱京剧，现在倒摆起手了？唱吧。快唱一段吧。”额日顿毕力格模仿着不知是京剧还是秦腔的锣声鼓点，摇晃着脑袋转动着眼珠。大家被逗得哈哈笑。

“我在北京学习期间，看过几场京剧，但根本就没听明白人家的唱词。”图门巴雅尔向大家解释。

图门巴雅尔为寻找世间真理，受独贵龙<sup>①</sup>组织委派，去北京接受了新文化思想。他通过学习不但受到了新民主主义的影响，还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不但学会了分辨黑与白，还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他坚信，为解放劳苦大众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一定会胜

---

① 独贵龙：蒙古语Duguilang，环形、圆圈之意，亦译“多归轮”。它是19世纪中期以后，蒙古族人民反封建斗争中所采取的一种具有民主性的斗争形式。参加这一组织者经常坐成圆圈，共同讨论研究各项问题；在斗争中通过决议和上报政府的呈文签名，亦呈圆圈形。

利。他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从北京回来后，在察哈尔、绥远等地秘密开展地下工作，期间也跟随部队参加过多次战役。他天生爱唱歌，辗转各地期间，喜欢悄悄模仿当地唱腔轻声哼唱，却未来得及学会一首完整的地方曲艺，虽说儿时学的歌谣深深铭刻在脑海里，却从没在别人面前亮过嗓子，所以才如此紧张。

额日顿毕力格遗憾地摇了摇头，把目光转向奥希洛夫，那表情就像是乞求，又像是相劝。然后拉着长音，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说：“掌柜的，现在可轮到你了啊。唱一首吧。要不就给我们讲一段故事。”

奥希洛夫犹豫了片刻，心想，我们几个以后聚在一起这样热闹的机会恐怕不多，便爽快地答应道：“我给大家讲一段自己亲历的事情。”

“四年前的一个秋日，我乔装打扮成外国商人，跟联络员和另一名同志从百灵庙去林西。我们跟从另一路出发的中国共产党察哈尔委员会的领导约好到某个村庄会合。当我们一行三人走到离村庄一里远的山谷处的岔路口时，从东边急匆匆上来了一支国民党队伍。这个意外让我们三个都感到措手不及。他们把我们团团围住了，一个瘦子，估摸是他们的长官，走上前来厉声问我们从哪儿来要去哪儿，还让我们拿出通行证之类表明身份的证件。我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紧张。为拖延时间，我故意装作听不懂汉语似的，缓缓下了马，然后牵着马走到路边，点上烟卷坐在了地上。我的两个同志却被他们围在中间不能动弹。这时，我看见五十步开外的老榆树上，飞来两只喜鹊叽叽喳喳地鸣叫着停落在树枝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让那个瘦子到我身边来。联络员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摇身变成了翻译官，对瘦子说：‘我们掌柜的让你过去，有事要说。’那个瘦子也就是个连长级别的家伙，但那架势却像是司令。他不情愿地下了马，然后派头十足地把马缰绳甩给了手下人，好像要跟我摔跤似的叉着腰来到了我面前。他的队伍见领头的下马，也纷纷下马，分散地坐在了路边。我们的两个同志自然就得到了释放。我指着身边的空地示意那瘦子坐下，并递给他一支烟卷，装作没听懂他刚才的问话似的专心听着联络员的翻译。联络员说完后，我微笑着点了点头，随手掏出用俄语



写的证明身份的证件和假通行证，对联络员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谁都听不明白的俄语。我的联络员是蒙古族小伙子，他只能听懂几句简单的俄语，可当时我俩配合得却十分默契，他像名副其实的翻译官一样，向瘦子传达着我的话：‘我们掌柜的是苏联人。我们现在是去察哈尔草原，为冯玉祥将军筹集五百匹军需骗马。时间紧，任务重。你们是哪个部分的？难道就没听说过这件事情吗？’

“‘我们是地方治安部队，正在执行任务，在排查共产党的可疑分子。’瘦子的声音比之前柔和了许多，那嚣张气焰瞬间就被浇灭了。他展开手掌嬉皮笑脸地重复着道歉的话。我依旧装作听不懂他的话，专注地听着联络员的翻译。

“我用皮鞭指了指落在树上的两只喜鹊，拿出五个银钱放在手心，边给瘦子看边对联络员说了一通俄语。瘦子看到我手心的银钱，脖颈伸得更长更细。我当时怕联络员听不懂俄语，就将蒙语用俄语的腔调，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那支队伍里幸亏没有蒙古人，散乱的军人们骂骂咧咧、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根本没人注意听我说的话。

“联络员给瘦子翻译道：‘我们掌柜的说，看您的样子像是在军队上混了多年的老手，肯定是个身手不凡、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我们掌柜的想跟你打个赌。您如果能把那两只落在树上的喜鹊射中，他就赏给您五个银钱。’话音刚落那家伙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枪，朝着老榆树方向走去。我当时心想，别说五个银钱，就是五十个银钱我都舍得给你，你只要开枪把喜鹊惊飞，我就达到目的了。瘦子站在树下扣动了扳机，随着‘嘭’的一声枪响，两只喜鹊仿佛在嘲笑他似的，叽叽喳喳地朝村庄方向飞去了。我不屑地摇着头，给了他两个银钱。他就像接圣物似的弓着身子双手接过银钱，贪婪的样子就差舔舐银元了。他把银元揣在怀里，无视小兵们交头接耳的议论，直奔坐骑匆匆走去。我叫住他，邀他一起走，他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们就缓缓向村庄走去。

“当我们来到村口借道而过时，我看见土路上有崭新的马蹄印子。我们三个在村口与瘦子他们分手，顺着马蹄印子一路疾驰了三十里地，又往牧区腹地走了很久，才与同志们会合，然后一起到了林西。”

奥希洛夫的故事讲完了。大家躺下睡觉休息。奥希洛夫却失眠了。